双语和我的学术经历

黄宗智

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我则要到十九岁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历史之后方才真正“志于学”。其前，一直困扰于中西矛盾。一定程度上，也受困于年龄太轻——由于童年时跳过了一年级和十年级，15 岁上大学，比同班同学要小两、三岁。同时，由于 13 岁才从香港以中文为主的学校来北美上学，英语水平和优越的美国本土学生有一定差距。一段时期中，确实不知所从。

直到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历史和进入英语中国研究专业，虽然英语水平和最优越的美国学生仍有点距离，但是中英双语的加总能力却要高于一般美国学生。一定程度上，也高于在香港和台湾读完中文中学才来美国上大学的学生。

当然，这些是多年之后回顾方才认识到的基本实际。当时，只知道自己的学习动力和效果似乎不太一致，以为主要是由于自己投入不稳定，有上有下，没有认识到语言条件和能力方面的基本实际差异。更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双语背景，即便任何单一方面都并不突出，但两者结合，却可能成为特殊的优越条件。

如今回顾，自己之所以在美国最终选择进入中国历史研究专业，实际上和自己语言方面的实际有一定的关联。仅用英文或中文单一语言，自己的能力确实和任何单一语言最优越的同学和同僚水平有一定距离；兼用两者则不同。自己虽然在英文或中文任何单一方面都有一定的弱点，说不上什么异常突出的优点，但在中英语并用的英语中国研究领域中，

我双语的加总能力确实要高于一般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也要高于一般来自香港或台湾中文教育背景的学者。这样，我这个中英语任何单一方面都不太突出的学者，却占到了两者并用总数相对较高的优势。

毋庸说，这和我最终在美国选择了英语中国研究专业是有一定关联的。从那里开始，其后也比较自然地逐步进入了中文的中国研究领域。最终，在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涯中，用中文写作的专著总数达到英文的将近一倍多。至此，自己的中英文双手已经基本没有差别。已经无所谓单一右手或左手，而是习惯性地双手并用，或没有差别地分别使用。如今，在高龄期的人生阶段回顾，这些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给定硬条件，虽有一定的不足，但兴许也有其一定的长处，最终达到的是较高的语言加总总数。

这一切当然并不来自个人的系统计划，而是自己人生的背景所自然使其然。中英双语是我人生经历的给定实际——从在美国用英语写作和教中国历史，到后来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和为英文和中文读者写作，到退休后主要用中文为中国读者写作，对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生不同阶段的演变。

黄宗智主要著作

中文专著、论文、和“短文”请见：https://www.lishiyushehui.cn/member/item/15。

英文著作请见：https://en.lishiyushehui.cn/member/item/1。